

杜鹃花

■黄有韬

朱照之先尝读太白宣城见杜鹃花诗：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乃发起杜鹃花征咏雅集，五更披衣，乃成拙作十三首求正于方家
随世界汉诗总会诸同仁游三清山，见漫山杜鹃树树皆高十丈花冠大逾半尺，有咏。

三清山杜鹃花

十丈枝头朵朵红，名区迓我入山中。
谁知此树非凡种，高出云霄入碧空。

簇簇娇开立夏红。九天楚楚见仙容。
卿云犹滞三更雨，洒入骚人囊袋中。

天台山杜鹃花

当时化蝶比勾连，恍惚茅茨会众仙。
刘阮归乡余不返，杜鹃花畔醉千年。

青城山杜鹃花

仙云峻访访红罗，芝酒糟鱼发浩歌。
幽壑鹃花红似火，深情问我醉如何？

都江堰内水潺潺，闻道黄冠去未还。
我向琳宫门外坐，名花伴我到名山。

峨眉山杜鹃花

香馥峨眉一杆钟，飘飘飞出梵王宫。
朝霞笑入阿难手，便与凡花迥不同。

晃晃悠悠傍滑竿，娇慵四月任君看。
鹃声啼出千林雨，无限红霞染碧山。

大庾岭杜鹃花

梅妃去后杜鹃开，两广游人杳寄来。
油壁香车停满岭，无穷诗思馥山隈。

品花客自品茅台，四面瑶花斗艳开。
龙女倾篮花雨舞，盈盈竟舞入吟怀。

雁荡山杜鹃花

一自达摩入二灵，杜鹃花放杜鹃鸣。
梳妆女馆披肩发，折取花枝满鬓馨。

白云庵外散幽香，蕊似金簪馥早堂。
万簇红霞环紫竹，子规声里诵慈航。

达州八台山杜鹃花

杜鹃花放馥三台，花有雄心恃逸才。
爽籁虽留三岛外，霜威不碍迓吾来。

蓓蕾冲寒绽季春，漫坡开遍映山红。
青帝惺惺青眼里，与吾酒述月明中。

高架桥下的遇见

■周成忠

一

一方几案
安放在圆弧里
曼妙，沉醉在青翠之上
田野的风，吹过
拂走了飘摇的浮尘
远处的青黛色和恬静
荒地视线里，如此安然

“韦帕”捎着雨滴
打湿了盛夏的沉寂
群鹭翻飞，回旋
酝不成一杯回甘的苦咖啡
动车，远走他乡
紫燕却穿梭在稻香里
叙说丰年

二

这里，于我而言
是一方幽深的桃花源
季节，收获和播种交织
木头、铁圈
游离于“三维”边缘，抒情
叙述往事，畅想未来

孝善坊，在不远处
张满了苍凉和希冀
往事来不及回眸
静碧的草地上
铁环，滚出了破碎的记忆

蓝绿相皆的步道
还在恣意地延伸
前方，是什么并不重要
动车在头顶上呼啸而过
仿佛如我的青春
逝去

三

徜徉在长夏的村声村气里
紫燕呢喃而过
蝉鸣高枝响远
收割机在不远处呼隆
这些最本然的声浪荡漾
对于你以谦卑之势的专注
一切都是那么的渺小和徒劳

不能承受太多的世事纷繁
在时光的隧道里
清风翻动书页
都是一种长毋相忘的至爱

岭窟记忆

■刘文起

五十多年后重返岭窟，当年背树的情景又浮上心头，就觉那脚肚子又隐隐地痛起来了。

那年月，我刚从温一中高中毕业，正赶上那个特殊年代，三届生都得“上山下乡”。我家本是农户，无需远行，回乡务农便是。

单靠务农种田是难以糊口的。那时每天一工工分只值几角钱，一年100多工工分还不够买自己的口粮钱，故还得搞副业。我除了种田，也学做木匠。可惜手艺“唐”（差），别人五天能做一个橱柜卖50元，我10天做出来，30元都难出手，赚不到钱。便琢磨着另谋出路。见邻村上陶的农民种芥菜腌咸菜卖，收益不错。同村拜父亲做亲儿的义兄文光和对门和我同年的华桂都做了好几只大桶，能腌几千斤咸菜，每年都卖几百元线。我心动了，也想做个能腌几百斤的菜咸桶。桶得请木工老司做，可木头则要自己去买。去哪儿买？岭窟！

岭窟地处乐清与永嘉两县交界，地方不大，仅散落着7座茅棚厂（厝），沿一道山涧排列。在那动乱的年月，却成了畸形的繁华市集。卖树的把树干树段斜倚在溪涧边的山坡上，卖鱼鲜干货、谷米百货的，箩筐就摆在石头路上。更有甚者，赌摊公然设在路边空地，拔牌、捺注、“蟹梁虾”等，样样齐全。吃的也不少，粉干、年糕、麻糕、馒头、洋面头，应有尽有。甚至轰动永乐两县的大型赌博“挂花会”，花会笼就挂在一座茅棚厂前的大树上。一时间人头攒动，市声鼎沸。都说这岭窟，“除了人头，什么都买得到”。为何这七户之地能成如此闹市？皆因地处两县交界，“打办”（打击自由市场办公室）管不了——永嘉的打办一来，商贩就把货搬到润弄这边乐清地界；乐清的来了，又搬到永嘉那边，两边都管不住，岭窟的自由市场便这样畸形地繁荣起来。这儿的的东西，比虹桥卖得都便宜得多。我做菜咸桶需要两根能锯板的大杉木段，花钱大，自然要去岭窟买。

那天，我约了邻居夏奶表兄同行，雇他代背一根树。他一早担了一担米去岭窟卖，卖完米正好背树回来，也算赚点回程的脚力钱。

我头回去岭窟，没想到虹桥到岭窟的路那么长（约30公里），又那么险——全是上行或下行弯弯曲曲的陡峭山路。又狭窄，若背树或担担，根本无法转肩。去时空手，虽紧眼挑着

米担的夏奶表兄，走得气喘吁吁，倒也不算太累。爬到山顶叫“岩上厂”处，有三座茅棚厂，算是深山旅店，可供歇脚、吃饭喝水甚至住宿。我们没住，只在此喝水洗脸，稍事休息便继续赶路。后段路是沿狭小的山岭下行，约摸半个钟头，岭窟便到了。

眼前的景象让我吃惊：深山荒岭之中，居然有如此闹市？人山人海，叫卖声喧天，货物盖地且琳琅满目，行当一应俱全，简直是个浓缩版的虹桥集市。夏奶表兄去卖米，我去买树。溪涧两侧，树干倚坡连成一片，看得人眼花缭乱。我东挑西拣，上转下看，好不容易买定两段大杉木。一谈价钱，果然比虹桥便宜几成，心中暗喜。等夏奶表兄卖完米，我们吃了中饭，便各自背起一段杉木踏上归程。

树刚上肩，并不觉重。杉木晒得干，一段大约四五十斤，背起来还算轻松。只是山道狭窄，不能转肩，也不能轻易放下。累了，便用随身带的“搭拄”（一种支撑扁担或重物的带叉木棍）顶住树干，人靠在山岩上歇气。渴了也不好喝水，得走到一处叫“滴水岩”的地方。那岩石生得巧妙，又有水，行人仰头张嘴便能接住滴落的泉水，人称“岩上唱”。行至此处，众人必要歇息，喝上几口。泉水清冽，喝了真想唱几句，真乃“岩上唱”！

再走一段，又到了岩上厂那三座茅屋处。我们放下树歇脚。饿了的人啃自带的番薯枣儿或麦饼，就着瓢舀的山泉下咽。我累得够呛，直接摊脚摊手地躺在岩坦上舒展筋骨。待夏奶表兄吃完几个番薯枣儿，吸完一筒烟，我们便再次上路。

仗着年轻（那年我二十出头），力气足，背段树起初不算太吃力。可后来山路一路下行，背着树，重，双脚要不停地“刹车”，脚肚子儿的肌肉就一刹一刹地剧痛起来。咬牙硬撑，好不容易走完山路到了平地，那脚肚子儿的痛感反而越来越烈。再硬熬到黄塘溪头时，竟痛得寸步难行。走一步，腿肚子儿便钻心地痛。放下树，那痛就消失。歇一会儿再背上，又痛得迈不开腿。夏奶表兄也顾不上我了，嘱咐我歇会儿再走，自己背着树健步如飞地先回家去了。我只得放下树，坐在溪滩岸边歇息。一坐下，竟再也不想起来了。心里只盼着来个熟人，帮我背树回家。暗自发狠：此刻若有有人肯帮忙，家里好酒好肉任他吃！

正这么想着，隔壁的堂房朝松叔从山路上下来了。见我愁坐路边，便



岭窟古道。陈冰雷摄

问：“马儿（我小名），怎么了？”我指指树，说：“脚痛，背不动了。”

朝松叔二话不说，背起树就走。我空手跟着，怪了，脚肚子儿竟一点也不痛了。

到家，我连忙从酒缸里舀了满满一大碗老酒请他喝。他正渴，几口就喝干了。再留他吃饭，他摆摆手说有事，径自回家去了。

五十多年过去，当年“患难同当”的夏奶表兄和朝松叔都去世了，想起来还很怀念的。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岭窟背树。那连续走一天路背树造成的脚肚子儿的剧痛，终生难忘。因此，就像曾打过仗的指战员想故地重游一色，我也一直想再回到那个刻骨铭心的岭窟看看。

机会来了。我的大学同学陈友中竟是岭窟旁边的岩上厂人，他约我同去。

当年的老路、那窄小的山岭已不复存在了。有公路通车，乘车不到半个时辰，便到了岩上厂。那3座茅棚厂也不见踪影了，取而代之的是3座水泥砖瓦建筑：一座是陈友中家新建的楼房，一座是山里人集资重建的“三官堂”小亭，还有一座是森林防火的观察哨楼。人呢？也只有时不时来住几天的陈友中一家了。我问友中：“当年我到岭窟背树时，你几岁？”友中说：“十来岁。”我说：“当年我在你家岩坦上摊脚摊手睡时，你大概还穿开裆裤在旁边玩泥人呢！”都笑。又问当年另两座茅棚厂的主人今何在？就說子女都在外地发展，举家迁走再不回来了。就有点怅然若有所失。又去

故乡的甘泉

■陈友中

如今许多人喜欢山泉，为打到好水，开车数十里，等待三四小时也无怨言。我儿子亦然，常常到老家打水。我吃到故乡水，便油然忆起那两眼沁人心脾，此生难忘的清泉。

泉在淡溪与楠溪江支流的源头——莆岭边上。

永乐交通的主要古道莆岭，乐清几本县志都有记载“莆岭接永嘉”。它建于明代，曾为“盐道”。至于半个多世纪前，浙南地区许多“三不管”的地方都出现小商品贸易集市——官方称为“黑市”。岭窟与岩上厂（喙）就是典型。农历旬二·七集市。永嘉来管理，转移到岩上厂；乐清来打击“黑市”，又回到岭窟。因此莆岭之上行人暴增。

岩上厂那眼泉水在一段平路与树荫的溪边，在一块巨石的遮蔽下清澈透明，冬暖夏凉，四季不竭，名闻遐迩。一位有文化的路客说她可与“四大名泉”媲美。后来有人测出纯净度好，碱性，其面积不过40厘米见方，是永乐行人期盼之处，歇息之所，振作精神之地。

莆岭古道，几乎昼夜应接不暇。乐清上来的，有赶集的农民：从蒲岐、南岳、清江、南塘等地担盐、米、猪肉、海产涌上来。也有永嘉人到虹桥“三·八”集市购得“虹桥货”，一二百斤的重担，压得脚底龟裂，留下艰难痛苦的痕迹。虹桥到此40里，个个精疲力尽。溪泉是他们的上等饮料，自备的麦饼、粟饼、硬米糕、番薯饭是他们的的美食，泉水边上石阶、草坪是他们歇息进食的“驿站”。

路人到此几乎都卸担畅饮几个竹筒在他们手上传递。知足水便说“啊，真舒服，比美令琼还好喝！”有的抹下嘴到树荫里纳凉；有的肩挂汗巾到东面潭潭里洗一把；有的初挑者肩头被木头磨破，血肉粘连衣服，用泉水冲洗伤口；有的掰碎干粮蘸水吞咽……

最令人心酸的是那些少年背树客。他们不过十六七岁，瘦小的身躯

被树压得佝偻，肋骨清晰可数，却倔强地不肯示弱。他们互相打气：“喝饱了，翻过坳，就能购物赚铜钱，回家喝上阿妈煮的卵茶、番薯汤！”

“喝水”也显现众生相。多半按部就班，礼让三先，喝毕将水桶轻轻地放回原处；也有争先恐后，站立着将筒扔到小水潭里；个别拿到别处喝，将水桶扔手榴弹似地扔向溪里或别处，“啪”一声竹筒很快破裂；也有年轻人年为长期的服务——自己饮后带水让年长的喝。

喝足甘泉，他们在此沐浴凉风，海阔天空侃大山，十多分钟后便心清气爽，恢复精力，各自“重操旧业”。前者去，后者来，又一拨路人续演前者的“戏”。

为了让路客喝上水，喝好水，我伯父每年都制作十多个竹筒。伯父小时学过篾工，他从自家的竹园里砍来一两株竹子，切成十多段。一节竹子一端斜削，中间穿进两三支箸那么长的柄，用来舀水，一筒不过半斤。我曾问伯父“筒大点，让顾客喝个够多好？”伯父笑着说“小孩不懂，不是伯父小气。”接着他讲了个故事：一个乐清人在楠溪背树，烈日当空，到一户农家讨水喝。那农妇倒了碗热水，还在碗里撒一撮米糠。这壮汉心里不爽，但又口渴难忍，只得呼呼地吹开米糠，慢慢地喝。尔后农妇告诉他：“客人，你勿责怪我。大热天，外热内凉，所以我给你喝温水；再一碗水咕噜嚥下去，会伤到脾胃，弄不好还会呛进肺里，所以放了撮米糠，让你边吹边喝。大汉转责怪为感激。同样，夏天到此喝水的都口渴如焚的，水筒大，客人就会一饮而尽，不利身体。竹筒小点，喝完再舀，就有停顿。”闻此，我豁然开朗。因此，伯父对扔水桶的行为很不爽，经常语重心长地劝顾客送回原处，别砸坏了。可有个路人砸裂了竹筒，伯父说他几句，他却气势汹汹地说“这破东西值多少钱，老子赔你！”弄得伯父摇头叹息。

再尝尝岭窟那穴特别清泉。

这儿饮水者与岩上厂的几乎是“原班人马”，但环境迥异。

